

Cowen, T., & Fink, R. (1985). Inconsistent equilibrium constructs: the evenly rotating economy of Mises and Rothbard.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5(4), 866-869.

熊越 译

本文仅供研究使用，不一定代表译者观点

## 不自洽的均衡建构：米塞斯和罗斯巴德的均匀轮转经济

泰勒·考恩 (Tyler Cowen)

理查德·芬克 (Richard Fink) \*

对阿罗-哈恩-德布鲁 (Arrow-Hahn-Debreu) 一般均衡模型的日益幻灭导致了对替代建构的考察。最近研究的替代方案包括暂时均衡 (temporary equilibria)、理性预期均衡 (rational expectations equilibria) 和均匀轮转经济 (ERE)。<sup>1</sup> 本说明将重点关注 ERE。我们将争辩说，无论均衡建构一般而言可能存在什么问题，这些问题都因 ERE 的性质及其建议用途的严重不自洽而变得更加复杂。

我们专注于 ERE 的四个特定特征。首先，它是由品味、技术和资源的冻结所引发的收敛 (convergence) 过程的结果 (Murray Rothbard, 1962, p. 273; 米塞斯没有具体说明收敛所需的条件)；其次，单一市场“日”的事件在不断重复 (Ludwig Mises, 1949, p. 247; Rothbard, p. 273)；第三，ERE 不包含完美期货市场和近似凸性的阿罗-哈恩-德布鲁限制；第四，ERE 包含货币和货币价格 (Mises, pp. 416-17, 538; Rothbard, 各处)。

米塞斯和罗斯巴德都提出了 ERE 的以下用途：

1) ERE 可用于解释或“预测”变化的方向 (Mises, pp. 244-4; Rothbard, pp. 275-76)。由于市场经济被认为总是朝着 ERE 发展，相关最终状态的清晰概念将告诉我们市场倾向于建立什么事态 (但永远不会真正达到)。<sup>2</sup>

2) ERE 是分析变化世界中复杂现象的分析基石或垫脚石 (Rothbard, p. 276)。

3) ERE 是分析特定变化的影响的起点。如果我们想分析一个外生冲击对经济系统的影响，我们从一个没有变化的状态开始，然后让新的变化在整个系统中发挥作用，直到经济再次达到均衡。因此，我们可以隔离这种变化的影响 (Mises, p. 248)。

---

<sup>1</sup> ERE 不仅在现代“奥地利学派”文献中被频繁使用 (例如，参见 Roger Garrison, 1978)，而且还赢得了众多其他拥护者。在哈佛大学最近的一次演讲中 (《货币和财政政策原则》，1984)，罗伯特·卢卡斯表达了他对米塞斯的 ERE 的钦佩，并指出它与他自己的许多关于世代交叠模型 (over-lapping generations model) 的工作非常相似。然而，由于米塞斯和罗斯巴德包含了对 ERE 的主要陈述和辩护，我们将把注意力集中在他们的著作上。尽管我们持批评态度，但我们希望指出，我们欣赏罗斯巴德和米塞斯的市场过程和秩序分析要素。

<sup>2</sup> 米塞斯为 ERE 的这种使用贴上了“最终静止状态” (final state of rest) 的标签 (p. 245)。

4) **ERE** 用作一种陪衬。由于 **ERE** 如此不现实，它应该通过对比的方法来揭示现实世界。例如，检查一个没有不确定性并因此没有企业家精神的世界，可能有助于阐明现实世界中企业家精神的本质（Mises, p. 248）。

## 1. **ERE**：一次批判

使用 **ERE** 来解释市场变化的方向取决于市场经济存在接近均衡的“趋势”这一概念。“假如我们的给定条件——评价、技术和资源——保持不变，经济会朝最终的均衡位置运动并以之为终点。”（Rothbard, p. 275）。尽管罗斯巴德后来声称文字分析能够解释收敛路径（p. 278），但并没有给出这样的解释。事实上，没有理由相信经济系统会进入一个均衡状态，因为正如 Gerard Debreu (1959) 的分析所暗示的那样，顺序交易（sequential transactions）与跨期一般均衡的概念不自洽。<sup>3</sup>相反，所有跨时间交易必须在交易的第一天就已经完美协调。任何试图废除这一规定的尝试都必然会遇到过去困扰数学一般均衡收敛理论的所有问题。除非系统的均衡是预先确定的（就像德布鲁所说的那样），否则行动者的学习过程几乎不可能如此高度熟练和适应性强，以允许实际收敛到均衡。<sup>4</sup>

阻碍完美计划协调的具体问题包括收入效应、非均衡生产和消费、非凸性、（由外部性引起的）战略行为，以及收敛过程产生的潜在错误价格信号。数学一般均衡理论通常对这些问题施加严格（且不现实的）的限制，以产生收敛过程。即便如此，通常仍然无法证明收敛（参见 Franklin Fisher, 1976）。如果没有这些限制，**ERE** 如何解释收敛？<sup>5</sup>

然而，即使我们忽略上述问题，罗斯巴德-米塞斯分析所暗示的只是在给定条件冻结的世界中存在趋于均衡的趋势。当然，这对于在给定条件未冻结的世界中是否存在趋于均衡的趋势几乎没有任何暗示。**ERE** 理论家所说的只是，如果我们冻结非均衡的力量，那么均衡的力量就会占上风。但在此基础上，我们同样可以断言存在非均衡的趋势。通过允许给定条件像在现实世界中一样发生变化，并“冻结”所有个人学习，我们可以证明经济将退化为一系列连续不协调的非均衡状态。然而，这显然是真实世界非均衡趋势的非法证据，正如罗斯巴德-米塞斯分析未能成功建立真实世界的均衡趋势一样。

**ERE** 的第二个功能——分析市场价格（或其他现象）决定的起点——也有待商榷。虽然在检查现实世界之前在更简单的设置中分析价格决定是可取的，但 **ERE** 是否是正确的初始设置值得怀疑，因为 **ERE** 中没有价格。价格是这样的制度，它们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以帮助协调市场参与者的计划。在一个所有计划都已经协调且行动者拥有所有相关信息的世界中，价格将不会发挥任

---

<sup>3</sup> 另见 Frank Hahn (1972).

<sup>4</sup> Roman Frydman (1982) 和 George Richardson (1960) 认为学习过程永远不会收敛于一个均衡点。现有的“奥地利学派”模型仅在高度限制性假设下证明了单一市场的收敛。参见 Jack High (1980, pp. 148–76); S. C. Littlechild and G. Owen (1980).

<sup>5</sup> 由于 **ERE** 没有规定凸消费集，人们可能对新的和独特的事件或技术产生偏好，而这些事件或技术本身就看重“新颖”或“独特”，从而使最初的“品味冻结”自相矛盾。同样，只有在没有非均衡生产或消费干扰物理过程自我复制能力的世界中，冻结资源或资源模式的概念才有意义。

何作用。<sup>6</sup> *ERE* 中唯一存在的价格是已实现交易所产生的事后易货比率，例如“十个苹果换一匹马。”然而，价格作为一种传播知识的事前非均衡制度的概念（参见 Friedrich Hayek, 1945）在 *ERE* 中没有立足之地。

罗斯巴德和米塞斯只是假设价格存在于 *ERE* 中，然后解释他们的决定。有趣的是，这一假设所涉及的矛盾并没有被否认；罗斯巴德和米塞斯强调 *ERE* 的矛盾性质，但仍然强调它的有用性。然而，通过将价格强制纳入一个它们在逻辑上不存在的框架（*ERE*），我们不可避免地会分散人们对现实世界中价格非均衡特征的注意力。即使是价格的静态配置函数也被 *ERE* 错误地表述了，因为系统的配置效率是通过参与者对外部给定条件（“真实要素”）的了解而不是通过他们对价格的观察来实现的。一个假想建构（imaginary construct）如何能够阐明一个在该结构内完全不发挥任何作用的制度？

*ERE* 也被用作分析外生冲击对经济体系影响的起点。上一节的大部分分析也适用于我们对 *ERE* 的这种使用的批评。对于研究外生冲击影响的经济学家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市场制度（价格、利率、企业等）将如何应对这种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又将如何影响这些制度。然而，一个没有制度（或只有没有实际功能的“虚构”制度）的模型不适合这项任务。

根据问题的性质，将一个变化引入均衡设置可能会低估或夸大市场经济所面临的协调问题。由于所有其他活动都已经协调好，因此可能会低估变化的破坏性，因为试图应对这一变化的行动者无需担心交易成本或彼此之间的计划冲突。此外，由于在 *ERE* 中不存在将非均衡世界中的个人计划联系起来的纽带（例如事前价格），因此这些纽带的变化的破坏性影响将被忽略或被歪曲。

另一种可能性具有同样严重的分析后果。在均衡状态下，许多在不确定的世界中帮助协调行为的制度是不存在的。这样，我们就是在给市场经济一个不公平的考验。我们正在将一个新的变化投入到一个系统中，因为它已经预见到所有旧的变化，所以没有办法应对新的变化。此外，许多引入 *ERE* 的外生冲击也与初始均衡条件相矛盾。例如，使用 *ERE* 作为货币干预分析的起点（例如，罗斯巴德和米塞斯的商业周期理论）涉及这样一个矛盾，即将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叠加在一个本来没有货币的世界上。

*ERE* 的第四种建议用途，即作为一个“陪衬”，似乎在 *ERE* 理论家中获得了最广泛的支持。然而，使用 *ERE* 作为一个陪衬与 *ERE* 的前三种建议用途相矛盾。如果有可能看看 *ERE* 以便了解价格不是什么，利率不是什么，那么这应该是 *ERE* 的**唯一**可能用途。如果像米塞斯所声称的那样（p. 348），*ERE* 没有人的行动，那么我们不能声称存在趋向均衡的趋势，因为这将暗示这一荒谬结论，即人的行动（和人的制度）存在消失的趋势。将 *ERE* 中的价格决定分析为“初始步骤”也是不可取的，因为我们的 *ERE* 陪衬告诉我们均衡中既没有价格也没有行动。最后，如果 *ERE* 反映了现实世界所不是的一切，那么将一个变化引入 *ERE* 并让它在系统中发挥作用就不可能是一次有前途的努力。充其量，所

---

<sup>6</sup> 参见 John Hicks (1967, p. 3)，他认为一般均衡（大概还有 *ERE*）市场参与者甚至不将计价价格（numeraire price）用于会计目的。

有这样的程序都可以用来告诉我们现实世界如何不对变化做出反应。然而，当 *ERE* 的支持者使用建构来分析变化时，它不再被视为陪衬；相反，它被视为变化所依赖的初始“静止状态”。这是一个明显的不自洽——*ERE* 既可以是即将经历变化的经济体的初始状态，也可以是陪衬，但不可能两者都是。正是米塞斯提出的使用 *ERE* 作为一个陪衬的论点，解释了为什么它对任何其他目的没有多大价值：

……在均匀轮转经济中，没有选择，未来也不是不确定的，因为它与目前已知的状态没有区别。这个系统不是由在做出选择并容易犯错误的活生生的人组成的；这是一个没有灵魂、没有思想的机器人的世界；它不是一个人类社会，它是一座蚁丘。[p. 248]

然而，*ERE* 是一个糟糕的陪衬，因为它既不是完全不现实的，也不是内部一致的。<sup>7</sup>如果有人想用均衡作为一种陪衬，德布鲁的模型优于 *ERE*。德布鲁模型完全且始终非现实：它没有货币、没有顺序交易、完美的期货市场，以及准确说明均衡概念的理想世界所必需的所有其他极端假设。然而，无论人们对德布鲁陪衬的有用性有何看法，*ERE* 既不是标准一般均衡模型的有用替代品，也不是标准一般均衡模型的补充。

## 参考文献

Debreu, Gerald, *Theory of Valu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9.

Fisher, Franklin, “The Stability of General Equilibrium: Results and Problems,” in M. Artis and A. Nobay, eds., *Essays in Economic Analysi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Frydman, Roman, “Toward an Understanding of Market Processes: Individual Expectations, Learning, and Convergence to Rational Expectations Equilibrium,”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September 1982, 72, 652–82.

Garrison, Roger, “Austrian Macroeconomics,” in Louis Spadaro, ed., *New Directions in Austrian Economics*, Kansas City: Sheed, Andrews, and McMeel, 1978.

Hahn, Frank, “On the Foundations of Monetary Theory,” in M. Artis and A. Nobay, eds., *Essays in Modern Economics*, New York: Barnes and Noble, 1972.

———, *On the Notion of Equilibrium in Econom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Hayek, Friedrich, “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 in *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5.

---

<sup>7</sup> *ERE* 中最重要的不自洽是货币和货币价格的存在以及完美期货市场的缺乏。第一个不自洽往往会产生“货币中性”的结果，而第二个不自洽会导致低估合理紧密的人际协调的难度。

- Hicks, John, *Critical Essays in Monetary The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 High, Jack, “Maximizing, Action, and Market Adjustment,”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CLA, 1980.
- Littlechild, S. C, and Owen, G., “An Austrian Model of the Entrepreneurial Market Process,”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December 1980, 23, 361–79.
- Mises, Ludwig, *Human Ac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49.
- Richardson, George B., *Information and Invest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 Rothbard, Murray, *Man, Economy, and State*, Los Angeles: Nash Publishing, 1962.
- White, Larry, “The Austrian School and Spontaneous Order: Comment on O'Driscoll,” *Austrian Economics Newsletter*, Spring 1979.
- , “Mises, Hayek, Hahn, and the Market Process: Comment on Littlechild,” in Israel Kirzner, ed., *Method, Process, and Austrian Economics*, New York: Lexington Books, 1982.